

元帅夫人 传

总顾问：李德生
赵云声 王红晖/主编

[共和国元帅夫人們的纪实追踪]

中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元帅夫人传

—— 中 册 ——

总顾问 李德生

主 编 赵云声
王红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北京

戎马倥偬伴刘帅

——刘伯承元帅夫人汪荣华

张鸿生

当我书写这篇传记的篇名时，内心不免悸悸不安地感到这有违汪妈妈的意愿，她从来不喜欢也不愿意别人尊称她是“刘帅夫人”，而愿意直呼其名——汪荣华同志。

1991年，汪妈妈去内蒙，出于对刘帅和汪妈妈的热爱，接待单位兴师动众，夹道欢迎，她既不习惯也看不惯这种形式。她刚走进屋里，尚未落座。一位打扮入时的女领导干部热情地大声问着：“刘帅夫人在哪儿？刘帅夫人在哪儿？”汪妈妈起身静静答道：“她不叫刘帅夫人。她叫汪荣华，我就是汪荣华。”是的，她就是汪荣华。刘伯承元帅的战友和妻子，一位始终保持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军老战士。

1987年，汪荣华回到久别的故乡——安徽省六安县郝家集村。她的二弟——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普通村民在旧居宅基地上盖起了瓦房新居，汪荣华只寄来了500元表示姐姐对弟弟的关心帮助，其他什么也没有。瓦房盖好，笔者去大别山，曾在她二弟家小住一夜。但有一间旧房未拆，至今尚存，我亲眼目睹。泥巴墙，茅草顶，墙上已剥落，茅草也难遮风雨。住在里面，白天能看见天，晚上能数星

星。汪荣华已逾古稀之年，难得回来一趟，二弟说什么也得让大姐住在新屋，可她却执意不肯，偏偏要住在破旧的茅屋里。晚上，她目视屋内，一切是那么熟悉。泥墙，泥地，房梁，锅台。仿佛妈妈坐在灶口同意她上学读书的情景又浮现眼前……这一夜，她失眠了，人老了爱忆往事，昔日的峥嵘岁月，血风腥雨的历程，历历在目，恍如昨天。

夜，静得出奇。静得可以听见淠河的湍湍波浪声。流不尽的淠河仿佛在诉说皖西人民的苦难与奋起，失败与欢乐；也在诉说淠河养育的女儿——红军女战士汪荣华戎马倥偬的岁月，诉说她伴随刘伯承元帅驰骋祖国大地半个世纪的征尘生活，诉说她的婚恋，她的家，她的儿女们的生活……

一 瞞父母投身红军

大别山主峰白马尖高达一千七百余米，一般山峰也多在千米左右，层峦迭嶂，林木葱茏。大别山余脉由西南向东北迤邐，形成江淮丘陵区。汪荣华的家乡郝家集村，地处大别山余脉东麓，村西便是碧波荡漾的淠河。沿村中石板路不消几分钟，就可走至渡口，郝家集村是个物资交流的集散地。这里土地肥沃，宜农宜林。山上林木茂密，松青竹翠；山下盛产水稻小麦，菜油棉麻。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只顾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官僚上层任意霸占塘坡，平塘造田，导致了旱涝交替的灾难濒生。据地方志记载，每逢旱灾，“草木尽枯，井泉皆涸，赤地千里，籽草不收”；

遇到水灾，“午夜苍黎呼救切，千家庐舍遂波浮”。旱涝之后，虫灾接踵而至，“飞蝗蔽日，落地盈尺”。即便丰收之年，盆苦农民也是过着“镰刀上了墙，家中断了粮”的生活。

1917年，汪荣华出生在灾难深重的皖西郝家集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敦厚勤劳善良朴实的农民，在汪荣华磨不灭的记忆中，她看到父母“尽管一年到头辛勤劳动，仍然是食不果腹，如遇年景不好，就更艰难了，一年要缺几个月的口粮。所以，家里人是积极拥护和支持革命的。”她是老大，弟弟妹妹相继来到人间，生活更是窘迫。母亲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但思想开朗，不受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束缚，当家中只能允许一个孩子上学读书时，她毅然决定：“要读就让老大读。”这在当时是非常勇敢的举动，自然免不了遭到本族人的非议：“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然而母亲认为“女孩子读书也有好处。”是时父亲正好外出不在家，母亲便独自决定让汪荣华去读私塾。读了一年私塾后，村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识之士将私塾改办成新学，汪荣华便上了洋学堂。然而，家中经济每况愈下，实在无力供她就学。家庭的贫困，使汪荣华自幼养成了劳动习惯，形成了热爱劳动人民的品质，这为她走上革命道路，与劳动人民心连心，保持普通一兵的战士特色，打下了深刻的思想基础。

大别山是中国的革命老区，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根据地之一。早在1925年的建党初期就建立了中共六安特别支部；1926年春，著名红军将领许继慎在六安建立了中共土门店党小组，并派其胞弟许希孟在郝家集做群众工作，秘

密发展党组织。1927年2月，六霍起义独山暴动的领导人之一王义中在郝家集一带秘密开展农协运动。距郝家集六公里的独山镇当时是六安一带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工委书记的舒传贤和一批在外地的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家乡，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开展革命斗争，成立农民协会，发展农协会员。郝家集当年下半年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9年10月初，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郝家集老母猪岭召开县党代表大会，宣布党中央成立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并部署秋收起义，成功组织了独山暴动，打响了六（安）霍（山）起义的第一枪。那是红旗飞舞的世界，大锹把子扬眉吐气的时候，郝家集农协会员与独山十五个乡的数千农民，手持大刀长矛、钢锥土枪涌向独山，打土豪、分财产，建立红色政权。村里农协开大会，汪荣华去参加；斗土豪劣绅，汪荣华也去与会。耳濡目染，使她懂得了革命的基本道理。特别是她受到了姑父冯先卓的革命影响，使她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冯先卓毕业于六安高中和上海复旦大学，在高中时就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一直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是192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汪荣华好学好问，经常住在姑父家，通过姑父了解了一个十分新奇的世界，她听姑父姑母谈革命道理，如什么是共产主义啦，国民党怎么成了“割民党”啦，共产党是帮助穷人翻身的革命党啦，妇女只有闹革命才能摆脱封建礼教的压迫等等，姑父的话在汪荣华幼小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火种，也点燃了她的理想之光，加上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强烈感染，一个心愿在她心中萌生：长大要像姑父那样，为天下

受苦人谋翻身，求解放。

1930年3月中旬，党中央决定将活动定在鄂豫皖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6月，红一军东征，一度被敌人占领的皖西又回到人民手中，郝家集的党团组织又恢复了活动。为了支援红军作战，郝家集组织了救护队、交通队、洗衣队、做鞋队，“仅用两天时间就为红一军运送烧柴二万多斤、粮食三十石、做草鞋一百五十多双。”六安中心县委在两河口、郝家集召开了有五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庆祝红一军东征的胜利。在扩红运动中，郝家集的青年踊跃参军，真是妻子送郎当红军，父母送子上战场，都以争当红军为荣。欢送参军的日子到了，村里像过年一样，敲锣打鼓，爆竹震天，人们从心底迸发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那样激动人心的歌声，“当兵就要当红军”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汪荣华站在欢送的人群里，脸上挂着笑容，眼里闪出羡慕之意，心想：自己要是能当上红军，那该多好啊！可她才13岁，又是女孩子，报名的资格都不够！当不了大红军，就当“小红军”。于是，汪荣华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同男孩子一样，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干得十分起劲而又出色。

可是，不久敌人就开始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一次“围剿”。独山、郝家集是敌人重点“清剿”区之一，白军进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敌人组织“铲共团”、“清共队”，颁布“自首条例”和“清共条例”，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报复，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六安、霍山两县就杀害我干部500多人，屠杀群众1.9万多人，拍卖妇女近1700人。郝家集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汪荣华和广大

群众一样，想红军盼红军，期待着红军重返皖西，重返郝家集。12月下旬，红一军再次挥师东征皖西，攻克金家寨，收复麻埠、独山等地，接着回师东西香火岭，一举歼敌3个多团，毙俘敌团长以下官兵3000多人，缴枪1700多支，并全歼六安保卫总团第二团队，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麻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4月中旬，敌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相继又侵占独山、麻埠等地。红四军集中主力，对敌各个击破，于四月下旬猛攻独山，全歼守敌一个团又一个营，计2000多人，缴枪1200多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这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纷纷起来严惩反革命分子，重新分配土地，独山区再一次掀起了参加红军的高潮。

“当红军去！”这个久埋汪荣华心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她不希望再站在人群众中去欢送别人当红军，而是要自己去当红军。可是，父母能同意吗？她怕父母扯后腿，瞒着他们和本村女友郑先如相约一起去报名参军，去为穷人翻身求解放！

阴历五月的一天早晨，阳光明媚，淝河欢歌，她们走在乡间小道上步履是那么轻盈，看着迎风起舞的簇簇山花是那么高兴：我们就要当女红军了！可是在乡政府报到的当天晚上，汪荣华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这位朴实的农村小姑娘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离家出门时的高兴变成了无穷的担心：我能被选中当红军吗？选不上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担心自己选不中。第二天，她们到了独

山镇苏维埃政府，随后被送到西北地委所在地麻埠。麻埠是一个群山环抱的集镇，一走进镇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醒目标语：“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街上人群熙攘，都是要求参军的青年男女。挑选开始了，用现在的话说，是“面试”，每一个要求参军，前来报到的人都要由红军干部谈话面审决定。郑先如的年龄比汪荣华大，又是共青团员，很快就被批准通过了。看着郑先如的兴奋神情，汪荣华既为女友高兴，更为自己担心。不一会儿，一位红军青年干部喊着：“汪荣华！”

“到！”汪荣华立即应声，顿时心怦怦直跳，胆怯地走过去。

红军干部目视一眼汪荣华，先是一笑，随即像老师考问学生一样考问着：“多大岁数啦？”

“14岁。”汪荣华说着挺直腰板，仿佛自己比14岁还要大点。

“家里什么成份？”

“中农。”

“是不是共青团员？”

“还不是，当过少先队员。”

“读过书吗？”

“读过一年私塾，上过两年洋学堂。”

随即红军干部凝视着汪荣华没吭声，汪荣华的心咚咚直跳，成否就在他一句话啊！大概是他看到汪荣华长得挺壮实，也可能是感到汪荣华能上过两年洋学堂很难得，便满意地点了点头同意了！汪荣华一见自己被批准参军，担心化作极度的喜悦，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这时泪水涌进眼

眶，高兴得差一点掉泪哭起来。是的，从这一天起，汪荣华就是女红军战士了，多年的愿望变成现实，怎能不高兴哩！她怀着喜悦的心情，托人捎信给父母，让父母放心，请父母保重，他们的女儿参加红军走了，等革命胜利了，女儿再回来尽孝心。笔者曾在郝家集做过调查，除绝门绝户外，郝家集至今还有 23 户红军的烈军属，这 23 户烈军属，作战牺牲的红军官兵达三十多人，有的一户有三张烈士证，不少户有两张烈士证。据六安党史办公室同志介绍，六安县当时出去有三万多人，全国胜利后，回来的只有 300 余人。汪荣华至今满怀深情地说：“当初我们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钱为了官出来的，就是为了劳苦人民的翻身解放。千千万万红军战士牺牲了，许多是无名烈士，活下来的人都是幸存者，我们绝不能忘记！”她不止一次地谆谆嘱咐笔者：“武人靠枪杆子爱国，文人靠笔杆子爱国。你们不要写我，应该多写那些无名烈士。”一位老红军战士、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情怀令人肃然起敬。

二 艰难历程

汪荣华成了红军女战士，将面临着无数的艰难险阻，血与火的考验，生与死的搏斗。

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汪荣华第一次行军却掉了队。

汪荣华在麻埠新兵营经短期训练后，于 6 月初开赴英山，补充部队。新兵营从麻埠出发后，前后都有战斗连保护。战士行军行走如风，汪荣华年纪小，迈不开脚步，在

家又没有走过远路，走着走着就掉队了。宣传鼓动队在给新兵们鼓着劲：“是英雄，是好汉，行军路上走走看！”可汪荣华这时怎么也当不了好汉。在通往英山的路上要翻越燕子河大山，新兵营已在山脚下休息了，汪荣华才和几个掉队的新兵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负责护送新兵的首长过来告诉她们：“前面就要通过燕子河山了，要急行军，大家要跟上，再掉队就会发生危险。”还没等汪荣华休息片刻，出发的军号声就嘀嘀嗒嗒吹响了，又赶紧起身准备翻山。队伍刚走进山口，埋伏在山头上的反动武装民团开枪狙击，子弹嗖嗖地从头上呼啸而过，有两名女战士当场牺牲。在战斗连的掩护下，新兵营跑步前进，开始是小跑，然后是快跑，冲破敌人的阻击。就这样头顶烈日，不顾饥渴劳累，整整跑了一上午，才来到英山地界，进入安全区。这次战斗行军，汪荣华虽然只是跟着跑，但对一个只有14岁的女兵来说，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走了两三天，终于来到英山城。汪荣华心中十分高兴，哪管脚上打了多少泡哩！

英山是中心县委所在地，也是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红四军第十二师驻地。这个师的前身是中央教导第二师，是由红四军独立团扩编的，肖方任师长，王效亭任师政治委员，下辖一、三两团，并设有随营学校、军医院和兵工厂。新兵营到达英山后，汪荣华和几个女同志很快分配到红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妇先队工作。主要任务是做群众工作，协助地方党动员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宣传部负责人在讲解了怎样做地方工作后，汪荣华和郑先如就到了英山县三区杨柳湾开展工作，帮助群

众建立区苏维埃政府。

这是汪荣华参军后第一次执行公务，不料却遭到了土匪的袭击。

杨柳湾是个山镇，周围群山叠嶂，土匪出没无常。在镇子旁边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尖顶的天主教堂，与这个穷乡僻壤的山镇极不协调。汪荣华和郑先如到达后，立即热情地投入工作，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宣传群众。几天后，很快打开局面。谁知她们进镇不久，土匪就接踵而至。那是一天下午，她们正在与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开会，土匪突然袭来，一时枪声四起，区苏维埃政府仓皇组织地方武装还击，非战斗人员立即转移。由于缺乏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又缺乏应变的战斗经验，转移工作十分混乱，刚一出村，人都跑散了。汪荣华孤身一人从天主教堂旁边跑出来，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她迅疾涉河而过，只见追射的子弹嗖嗖落在河里，溅起簇簇水花。过了河，她顺着田埂疾步，不一会碰上郑先如。直到太阳落山时，枪声渐渐稀疏，她们才又重返村里。经过一段艰苦的宣传工作，终于把区苏维埃政府组织起来。杨柳湾的工作是难忘的，它使汪荣华经历了不怕苦、不怕死的实际锻炼，也使她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方面的有力得到迅速提高。

在杨柳湾的工作结束后，汪荣华和郑先如一起奉命到涯子前开展群众工作。1931年冬天，又一起被调到英山县少共妇女部工作。

这年冬天，是一个政治寒流滚滚的冬天，也是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皖西苏区带来严重恶果的冬天。对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

抱有个人野心的种种倒行逆施，汪荣华至今谈起来仍然充满内心的激动和愤慨。

张国焘是1931年4月到达皖西的，他以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为由，推行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式也更完备的新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9月，他亲自坐阵白雀园，在红四军以“肃反”为名，将忠于革命事业，经过斗争考验，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红军干部扣上所谓“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罪名加以杀害，被错误杀害的红军干部、战士达数千人之多。随后又将这一罪恶活动扩展到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把凡是与舒传贤、许继慎有关系的同志，统统加上“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罪名，层层株连，成批杀害。令人痛心的是，汪荣华的姑父冯先卓也在这次肃反中被诬害错杀，她是后来在延安才知道的，姑父是她的革命引路人，真是切肤之痛，悲愤交加。汪荣华说：这些同志没有牺牲在同敌人浴血奋战的疆场，却惨死在张国焘的屠刀之下，张国焘对党对红军犯下了大罪啊！

汪荣华从自己工作中也切身感受到了张国焘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在英山少共妇女部的工作是相当劳累的，一天晚上，当她拖着疲乏的身子睡下后，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往日人声嘈杂的县委大院冷冷清清，死气沉沉。一打听才知道，半夜里搞了秘密大逮捕，整个县委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一锅端，全部被抓了起来，押去审讯了。县委只剩下她和几个工作人员，其中有个女油印员。她悄悄向别人打听，他们为什么被捕了？别人也悄悄告诉她：上面说他们是“改组派”、“第三党”。她不解又问：那为什么有的

女同志也被抓走了呢？回答是她们参加了“恋爱研究社”。汪荣华困惑了，在她和同志们的心目中，他们一个个都是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好领导、好同志，怎么一夜之间就全部变成了反革命了呢？肃反扩大化的直接后果使县委工作一度陷入停顿。

1932年2月，15岁的汪荣华作为英山县的代表，参加了皖西北青年团代表大会。回到英山后，被任命为英山五区少共妇女部长。由于肃反扩大化，地方党组织削弱了，工作开展也困难多了。

然而，更艰难的时刻来到了

1932年6月，蒋介石坐阵指挥二十四个师又七个旅，约三十多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战略方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大部被敌人占领。9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从皖西转移，直趋英山县境。部队劳师千里，疲于奔命，眼看部队都快过完了，英山县委书记对县少共妇女部长黄新兰、汪荣华和郑先如说：“现在敌情严重，以后怎么样也说不准，你们几个女孩子找红军去吧！”随即给红十二师政治部写了封介绍信，行前发给每人两块银元，当晚就上路了。从此，她们离开了苏区，离开了故乡，踏上了漫长而又艰险的西征路。

汪荣华三人整整赶了一夜路，到湖北罗田才追上红十二师三十三团，把介绍信交给团政治处主任周士英，他看了看信说：“好，那就跟我们走吧！”接着又问：“你们女同志走得了远路吗？”三人异口同声回答：“走得了，跟得上！”

嘴说走得了，跟得上，可脚却偏偏不听使唤，怎么也跟不上，走了一段路就掉队了。直到中午部队休息时才赶上。前有敌堵，后有敌追，只有靠一双腿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否则就有被敌人包围、分割、消灭的危险。由于缺乏长途行军的经验，她们脚上打了泡，连小腿都走麻木了，只有咬紧牙关，互相鼓励：“坚持下去，决不掉队！”

坚持下去，决不掉队！跳出包围圈，越过平汉路；11月上旬，漫川关突破敌人重围，翻越秦岭出关中，一直到川北，历程三千里。过的是穷山恶水，走的是羊肠小道，爬的是崇山峻岭，部队远离根据地，没有后勤保障，没有粮食，没有水喝，没有盐吃，生活异常艰苦。撤出根据地时穿的单衣，越往西走天越冷，天是白天一身汗，夜间透骨寒。由于天气寒冷，身无寒衣，长途转战，过分劳累，病号越来越多。12月，当进入川陕地区时，黄新兰生病了，可部队还在行军。汪荣华和战友们见她实在坚持不住了，把她扶进路边的一间草屋里休息。黄新兰发烧很厉害，自己无法再走，又不愿拖累战友，便含着眼泪对房东大娘说：“大娘，我走不动了，就留在你身边，给你做女儿吧！”说着忍不住哭了出来。

汪荣华眼看要同这位患难与共的姊妹分手，心中十分难过，可征途漫漫，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忍痛同意她留下，安慰一番，含泪告别。从此，汪荣华再也没见到这位好战友，好姊妹。

由于减员越来越多，部队开始整编。师政治部妇先队解散后，汪荣华、郑先如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进行短期培训，学习包扎伤口、战场救护等业务，先后一起分配到红

十一三十三团，郑先如后调三十二团。当兵为打仗，汪荣华十分高兴，这回可以到第一线参加战斗了。

不久，部队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决定立即翻越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巴山又高又大，人称“二百一”，上70里，下70里，山上70里。这是一条行人绝迹的羊肠山道。又正值严冬，大雪封山，行走十分困难。当地群众没人敢在严冬翻越巴山的，更没见过部队穿着单衣草鞋敢在冬天过巴山。在准备过巴山时，领导上让每人背上二斤稻草。翻越巴山开始了，汪荣华和男战士一样，冒着凛冽的风雪，沿着崎岖山路，一步一步艰难攀登。越向上走，风雪越大，狂风卷着飞雪迎面打来，呛得喘不过气；越往上攀登，山势越陡峭，冰坡相连，有的地方简直是峭壁，脚一踏上去就要滑倒。这时就把稻草垫地路上，脚踏稻草向上爬去。爬上山顶，已经天黑，宿营时只能在雪地上露宿，把稻草铺在地上，寒夜难眠，只能席地而坐。在巴山上，汪荣华不知摔了多少跤，跌倒了，爬起来再继续前进。一座巴山，整整走了两天一夜，巴山终于被红军战士的双脚征服了，当她在山下回首观望巴山那连绵高大的山峰时，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什么饥饿、疲劳、寒冷全部抛到了九霄云外！

下了巴山就进入了通南巴地区。当时四川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川北为田颂尧、刘存厚、杨森三个军阀割据。田颂尧占有通江、南江、巴中等26个县，势力比较大。红军解放通江后，田颂尧派其第三师罗乃琼部反攻通江，红军在鹦哥嘴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歼敌一个多团。为了阻止红军向巴中推进，罗乃琼派万选青旅扼守通江城西南

的得胜山。红四方面军决定红十一师三十三团进攻得山之敌，顺利占领通江西南要地得胜山。得胜山是大通江、小通江汇合之处，人民群众由于军阀混战，兵祸连年，土匪横行，苛捐杂税，弄得有田难种，有家难归，终年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悲惨生活。三十三团进驻得胜山后，马上开展了宣传工作，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团政治处知道汪荣华做过地方工作，把她抽调出来，参加妇先队。有一天，汪荣华下去开展工作，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在山上拾柴，面黄饥瘦，衣服破烂，看样子是个穷人家的孩子。经询问，得知她是个童养媳，于是就向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动员她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她投身革命，进步很快，当上了川陕省委少共妇女部长。

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通南巴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到处生机勃勃。为了保卫根据地，红军不得不既要同地主反动武装斗，还得同军阀部队的围攻斗。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使四川的军阀和蒋介石惶恐不安，急于消灭红色政权。反动军阀田頌尧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以三十八个团近六万人，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对红军发起三路围攻。1933年5月，在反敌人三路围攻中，三十三团奉命向空山坝西南二十多里的余家湾方向行动，担任突击敌左翼的任务，团卫生队跟战斗连一起前进。出发的那天早晨，浓雾弥漫，细雨如丝；走了一会儿，天晴日朗，闷如火烤；随后，乌云密布，大雨滂沱。天黑以后，雨还是下个不停。大家冒着雨，沿着山路行军，道路很滑。为了防止滑倒，每个人在脚上绑着一副“脚马子”，是用铁